



2118

现代官场大角逐

吴建 马家斌 齐强 编

017457/02



机械工业出版社

本书言及的角逐及其特定的发生地——官场，超出了地域乃至国度的范围；官场本身不是贬义词，对所有本书中的故事，该贬弃之的贬弃之，该发扬之的发扬之，该为戒之的为戒之，该汲取之的汲取之……

——致那些对官场中发生的事情感兴趣的人们

作者

1993年4月

目 录

上篇：大角逐

- 一、非常手段下的权力得与失
——曹锟的上台与下台 (2)
- 二、权力在派系之间沉浮
——徐世昌的一段政治生涯 (8)
- 三、在投机与反戈一击中发迹
——孙传芳的发家史 (14)
- 四、捉迷藏与连环计的对抗
——智斗在蒋介石的裁军中 (19)
- 五、进与退中的得与失
——桂系与蒋介石之间的一段内幕 (24)
- 六、官场上的明枪与暗箭
——戴笠的一段官场生涯 (35)
 (一) 上海利益的争夺
 (二) 警政大权的争夺
- 七、“火”与“刀”的妙用
——塔夫托当上总统的秘密 (41)
- 八、误解与行动
——美三员五星上将之间 (43)
- 九、冒着风险的决斗
——决定赫鲁晓夫命运的一个月 (54)
- 十、政治、军事的较量
——台湾海峡中的一段秘闻 (60)
- 十一、智慧及勇气的较量

——毛泽东与赫鲁晓夫的一场舌战	(65)
十二、以退为进的密特朗	(69)
十三、隔岸观火、出其不意、以守待攻	
——英迪拉·甘地的三件法宝	(71)
十四、对抗中的和谐	
——称为外交史上杰作的中美《上海公报》	(76)
十五、“握手”中的针锋相对	
——中日建交的“内参”	(80)
十六、不由自主地卷入、无能为力的结局	
——尼克松的连任之梦	(83)
十七、将计就计、以假乱真	
——贝布托巧布迷魂阵	(90)
十八、撒切尔在官场上的四件武器	(92)
(一) 先声夺人	
(二) 化敌为友	
(三) 不失时机	
(四) 拒不妥协	
十九、走进死胡同的人	
——马科斯的下台始末	(97)
二十、受他人摆布的一国之主	
——海部俊树的首相生涯	(102)
二十一、选谁当接班人	
——伊朗政局中的一段内幕	(110)
二十二、“系列化”的对抗	
——40年代起的美苏首脑之间	(113)
(一) 罗斯福被斯大林算计啦	
(二) 赫鲁晓夫“挤兑”尼克松	
(三) 肯尼迪赢了赫鲁晓夫	
(四) 勃列日涅夫欺骗基辛格	

(五) 尼克松把勃列日涅夫唬住了	
(六) 戈尔巴乔夫与里根“相爱”了	
二十三、政变中的搏斗	(125)
(一) 妙用“国王威力”的哈桑二世	
(二) 以治待乱、以静治哗的卡洛斯	
(三) “反抗计划”失败了的“胜利者”戈尔巴乔夫	
二十四、渔翁之利、恩师之助	
——登上首相宝座的梅杰	(133)
二十五、看谁能把对手置之于死地	
——布什和萨达姆的对抗	(139)
二十六、危机时的选择	
——克勒松夫人下台的内部新闻	(142)
二十七、五个回合的较量	
——巴西科洛尔的被弹劾	(144)
二十八、竞选中的“格斗”	
——美国几位总统候选人之间	(149)
二十九、争夺、妥协外加扭打	
——俄罗斯的权力之争	(159)
三十、丑闻被新闻界和对手抓住之后	
——不得消停的日本政界	(165)
(一) 利库路特案	
(二) “短命首相”宇野	
(三) “连环”大丑闻	

下篇：官场内外

一、草莽将军的智商	(171)
二、罗斯福的“手腕儿”	(172)
三、艾森豪威尔谁也不得罪	(175)

四、戴高乐的“逼上梁山”之术·····	(176)
五、“当事人”谈及“高岗叛国事件”的真相···	(177)
六、赫鲁晓夫的智慧·····	(180)
七、史密斯和周恩来之间·····	(182)
八、马科斯的竞选与“治军”绝活儿·····	(184)
九、外国政治家的眼泪·····	(186)
十、较量后的结局·····	(187)
十一、保密有方的基辛格·····	(191)
十二、以色列未能如愿的一个计划·····	(193)
十三、总统们的“花边新闻”·····	(195)
(一) 艾森豪威尔乃高尔夫球迷也	
(二) 别有心计的林登·约翰逊	
(三) 不会让别人觉得寂寞的尼克松	
(四) 女人、狗与福特	
(五) 如此坦率的卡特	
(六) 爱吃软糖的里根	
(七) 布什的爱好	
(八) 平常人般的总统克拉夫丘克	
(九) 可以“随便”进出其官邸的总统	
(十) 少不“安份”的叶利钦	
十四、几乎见不到“传记”的首脑·····	(205)
(一) 泰国总理川·立派	
(二) 韩国总统金泳三	
(三) 菲律宾总统拉莫斯	
(四) 前新加坡总理李光耀	
(五) 以色列前总理果尔达·梅厄	
(六) 意大利前总理安德列奥蒂	
(七) 俄罗斯总理切尔诺梅尔金	
(八) 联合国秘书长加利	

(九) “特殊”的首脑奥委会主席萨马兰奇	
十五、首脑的收入与“下海”	(222)
十六、“丰富多彩”的日本“选举剧”	(224)
十七、回忆中的“较量”	(227)
十八、下台后的戈尔巴乔夫	(230)
十九、血染的政坛：谋杀、政变与绑架	(234)
(一) “大难不死”的邱吉尔	
(二) 被绑架者——政府总理莫罗	
(三) 政变者与被政变者博卡萨	
(四) 迄今“找不到”刺客的首相帕尔梅	

上篇：大角逐

一、非常手段下的权力得与失

——曹锟的上台与下台

袁世凯死后，民国大总统走马灯似的更换。此时曹锟在和皖系军阀段祺瑞交战的同时，在与奉系军阀张作霖作战取得胜利后，当上了直鲁豫巡阅使，控制了整个北方——他还想登上民国大总统的宝座，将徐世昌赶下台，由自己取而代之。可是身为直系军阀二号首领的吴佩孚主张先用武力统一，再夺总统的宝座。曹锟勉强同意了这个主张，于是先逼徐世昌下台，并于1922年6月拥黎元洪上台。

然而，黎元洪上台后，却想方设法来延长自己的任期，这可急坏了曹锟。他绞尽脑汁，想出了赶黎元洪下台，用金钱贿赂议员，选自己当大总统的主意。他首先将所有愿意受贿的议员都聘为直鲁豫巡阅使署顾问，并按月发给200元津贴；春节还格外分别给议长、副议长3万元、1万元。第二步曹锟示意在内阁中的直系人物集体辞职，以逼黎元洪下台。第三步由直系中的将领率军警借口内阁无人负责，直接向黎元洪索饷。接着又鼓动警察罢岗，撤去为黎守卫的士兵，将其住宅的水电都切断。还组织军警轮番到黎的住处索要欠饷；组织“公民团”“请愿团”包围黎的住处及示威和鼓噪喧哗。黎元洪见自己的性命都难保，急忙离京，乘火车去了天津。但事情并未了结。

黎元洪乘坐的火车刚驶进杨村车站，就有直系将领率领

的几百名军警登车逼要大总统印。黎元洪被逼无奈，只好交出了大总统的 15 颗印玺，并在辞职书上签了字。这样，大总统黎元洪在曹锟的压迫下，终于下台了。

就在黎元洪乘火车离京去天津后，曹锟立即电令北京的直系将领“保护国会”——名为保护国会，实则急于贿选。此时南京的孙中山等极力反对曹锟的贿选，一些国会议员也纷纷离京南下。见此情况，曹锟一方面动用军警用武力阻止议员出走，另一方面拿出更多的金钱收买议员，许诺凡到北京参加选举的议员，每月可领 600 元津贴，选前每张选票发 5000 元，还有 10000 元及 100000 元以上的特殊票。

10 月 5 日选举这天，大批军警荷枪实弹将众议院包围，并有专人在选场监视，议员进入会场不得擅自退出，院内备有丰盛的午餐。经过直系人物分头拉议员，到会议员 590 人，结果曹锟以 480 票当选。为了登上这大总统宝座，曹锟施出了浑身解数，共耗费 1356 万余元……。

曹锟上台后立即陷于内外交困中，举国上下声讨，反对他当大总统。如国务总理一职的人选问题也使得他百般烦恼。原众议院院长自恃帮助曹锟贿选有功，而原内阁的内务总长也自觉帮助曹锟贿选忠心卖力，两人各不相让，使曹锟拿不定主意。这两人却又迫不及待，在众议院开临时会议时，各鼓动拥护自己的议员，先是动文——相互斥骂，继而动武——痰盂墨盒齐飞，打得头破血流。

且不说这两位，在天津曹锟的四弟又主张由天津籍曾任过段祺瑞政府内务总理的孙洪伊任国务总理。几乎在这同时，直系二号首领吴佩孚打电话给曹锟，主张任用他在开平武备学堂上学时的老校长孙宝琦当国务总理。这样一来更使曹锟左右为难，举棋不定。

最后，曹锟左右权衡利弊，还是选定了吴佩孚推荐的孙宝琦任国务总理。可时间不长，和曹锟最宠爱的“男妾”李彦青（曹锟当上大总统后，他升为总统府收支处处长兼军需厅厅长）关系较密切的财政总长王克敏，设法排挤孙宝琦，自己要当总理。曹锟同意孙宝琦当总理，本来就不是出自内心，而是看吴佩孚的面子；现一经李彦青挑唆，曹锟便袒护王克敏，孙宝琦见状无奈，只好辞职。

更令曹锟头痛的是，反对他当大总统的浙江军阀卢永祥向全国发表通电，指责他“大选贿成，立身不正，武力统一，阻碍和平”，并出兵六个师和四个混成旅讨伐。曹锟好不容易调兵遣将去对付卢，奉天的张作霖又自任“镇威军”总司令，向他发出挑战电报，兵分6路，从关外向关内进攻。

曹锟急电召驻在洛阳的吴佩孚进京，并任命其为讨逆军总司令。当天，吴召开作战会议，制定对奉军的作战方案，决定兵分三路进击奉军。其中的第三路军由冯玉祥任司令。吴还安排了十路后援军。

各路人马先后开拔，总司令也坐上了专车，到山海关亲自指挥督战去了。曹锟总算松了一口气，单等捷报了。

可他做梦也没想到的事变发生了……。

10月22日深夜——曹锟当上大总统的1年零12天。曹锟正在酣睡，忽被侍从叫醒。侍从惊慌地说：“府外被重重军兵包围。总统府门前也有重兵，不知是何人的军队。”曹锟闻听急披衣而起，大声喊：“门前的卫队呢？”侍从回答说：“府门外的卫队也换了新的军队，不许府内一人外出。”曹锟顾不上穿衣，忙摇电话。电话线早已切断。电话已不通。此时曹锟才开始真正意识到情况的严重性了……。

直到天大亮了，曹锟才得到确实消息：冯玉祥的军队从

古北口回师北京，已占领了电报局、电话局和火车站，接管了北京全城的防务。

“他冯焕章不在前线和奉军作战，回师北京来干什么？”

此时的曹锟还有些懵懵懂懂，不完全知道冯玉祥此次突回北京城是倒戈发动政变。

冯玉祥是直系军阀中的一名重要将领。他和吴佩孚等同是曹锟的重要僚属。冯玉祥出身贫苦，虽跻身于军阀行列，但他与挥金如土、鱼肉人民的军阀大相径庭，与吴佩孚等也常发生矛盾。

1922年秋天，吴佩孚在洛阳做50大寿。各省军政要员纷纷争送厚礼，寿礼摆满整个大礼堂。有的送了高达5寸的赤金八仙，还有的送了价值80万元的镶珠宝黄金的麻将牌，等等。真是奇珍异宝，举不胜举。而当时身为河南督军的冯玉祥却送了一瓶清水，并附有一封信。信中说：“君子之交淡如水，希望玉玉大哥如水一样清。”后来，吴佩孚命冯玉祥在河南为他筹措80万元军饷，并每月提供20万元军费，都被冯玉祥拒绝。这以后，吴佩孚设法将冯玉祥河南督军的职务排挤掉，让他到北京当了一个有名无权的陆军检阅使。

吴佩孚为将冯玉祥的河南督军一职排挤掉，曾许诺冯玉祥在调任陆军检阅使后，每月由河南协助冯玉祥20万军饷。但冯玉祥到京后，吴佩孚却一直不履行诺言，扣欠冯玉祥八个月的军饷，使其部队陷于极端的困境。

曹锟贿选当上大总统后，曾想给冯玉祥一省地盘，使他军饷有所补养，结果被吴佩孚阻止。冯玉祥没有地盘，曹锟的中央政府却还克扣他的军饷。

曹锟当上大总统后，他的男妾李彦青升为总统府收支处长兼军需厅长，掌管着全国军队的开支。他每次发军饷，都

要从各师扣去2万元。各师在领军饷前还得向其行贿，不然就停发数月军饷。一些军政要人见李彦青受曹锟宠爱，都设法巴结他，争相行贿。由于冯玉祥不送贿给他，李彦青不仅克扣冯玉祥军队的军饷，还设法克扣其武器弹药。一次应发给冯玉祥的枪支弹药，李彦青迟迟不发。冯玉祥只好凑了10万元送给李，才将应发的武器领了出来。

吴佩孚的排挤，曹锟的骄奢淫逸，部队的军饷不济等，激发了冯玉祥发动政变的决心。他和同样受吴佩孚排挤的直系将领，对奉军开战后才被吴佩孚重新任命的副司令王承斌，第十五混成旅旅长孙岳，陕军第一师师长胡景翼结成联盟。

在未和奉军正式开战之前，冯玉祥不动声色地借口出兵后北京空虚，向曹锟保荐孙岳的第十五混成旅进京保卫。被曹锟任命为京师警备司令，从而为政变埋下了内应的力量。开战后，冯玉祥又以种种理由缓慢进军，并将行军路线拉得很长。当直系军第二路军战事失利，吴佩孚亲赴前线时，冯玉祥抓住时机，决定倒戈，命开赴前线的部队后队改前队回师北京。

政变得手后，冯玉祥立刻向全国发了通电。将参加政变的军队组成“中华民国国民军”。冯玉祥为国民军总司令兼第一军军长；胡景翼为副司令兼第二军军长，孙岳为副司令兼第三军军长；鹿仲麟为北京警备总司令。在通电中，冯玉祥要求曹锟下停战令，免去吴佩孚的职务。曹锟开始碍于面子，不答应。于是，孙岳率卫队进总统府将曹锟囚禁，并对他说：“为和平而下停战令，我可担保公府的安全。不然的话……”曹锟听孙岳的话软中有硬，又见大势已去，长叹一声：“我负子玉！”在“前敌各军自行停战”的停战令和免去吴佩孚直鲁豫巡阅使及第三师师长，改任青海垦务督办的文件上盖了大

总统印。但这时曹锟的心里尚抱有一线希望，他希望吴佩孚能率军进攻北京，好保住他的大总统宝座！

且说吴佩孚得知冯玉祥在北京发动政变的消息后，急率第三师沿京津铁路向北京进逼，并通告各外国使馆，把冯玉祥斥为叛逆，命江苏、浙江、湖北、山东等地的军队沿京汉铁路和津浦铁路北上，扬言一定要处置冯玉祥。

冯玉祥则对吴佩孚早有准备，政变成功后，他派胡景翼等率军对天津地区围攻；派孙岳率军长驱保定，攻打曹锟、吴佩孚的嫡系——曹世杰的第十六混成旅；命阎锡山出石家庄，郑士琦出济南拦截南方各省吴佩孚的援军。结果战事对吴佩孚不利。这时，冯玉祥派鹿仲麟向曹锟下了最后通牒：“请你交出总统印玺，迁出总统府，保证生命安全。如不然，即断行最后处置。”迫不得已，曹锟悲悲戚戚交出了他在一年多以前从黎元洪手中逼出的 15 颗大总统印玺，通电宣布辞职：

“本大总统承国民付托之重，莅职以来，时切兢兢，冀有树立，以慰国人之望。无如时局多艰，德薄能鲜，近复患病，精力不支，实难胜此艰巨之任。惟有退避贤路，以谢国人，谨掬诚向贵院辞去大总统职务，理合咨请查照，此咨参议院众议院。”

至此，当了 1 年零 22 天大总统的曹锟，从政治舞台上消失了……。

二、权力在派系之间沉浮

——徐世昌的一段政治生涯

徐世昌，生于河南开封。他的远祖是明末由浙江迁居来的，至乾隆年间，又移居天津。因而，徐世昌便有浙江、河南、直隶三个籍贯。不想这多处籍贯，为他日后的发迹创造了条件：他跟袁世凯论河南同乡，跟孙宝琦、钱能训论浙江同乡，跟冯国璋、曹锟论直隶同乡。徐世昌涉足社会与官场，便得到“同乡”的帮助。

若论“同乡”徐世昌和袁世凯可算地道的同乡。袁世凯的嗣父在河南恰和徐世昌的父亲是同僚，又是一墙之隔的近邻。徐世昌比袁世凯大4岁，便成了开裆裤的朋友。所以，袁世凯小站练兵便首先想到徐世昌。以后徐随袁“水涨船高”起来。袁世凯当上总统后，徐世昌曾就任国务卿。

那个年头，政治舞台上真是穿梭如云，变化万般。先是袁世凯随着洪宪帝制的覆灭归天了，黎元洪作了大总统，任命段祺瑞为总理，徐世昌跑到河南辉县作“寓公”。哪知道黎总统和段内阁反目，（总统）府（国务）院之争很快成了主要矛盾。徐世昌被拖出来调停，终不奏效。结果，黎元洪免了段祺瑞，段祺瑞支持张勋复辟，又来了个统兵反复辟……

那是桃花刚落的时候，徐世昌的家人报他的堂弟徐世良来了。

哥俩坐下后，徐世昌说：“瓜农（徐世良字瓜农），你怎

么忽然来了？有事情？”

“五哥，段合肥的事，你知道了吧？”

徐世昌点点头。“他不是被黎宋卿免了职，也住在天津拒命吗？”

“那是表面的，”徐世良说：“他乐意隐退，手下那帮人也不甘心。”

“这么说，又在酝酿干戈了？”

徐世良点点头，这才说明来意。

“五哥，张勋等人已经申通直系、奉系等督军，准备组织一个督军团，给黎宋卿一点颜色看看。”

“由谁撑这个头呢？”徐世昌问。

“大家议商，准备请雷提督为督军团团长。”

“嗯。”徐世昌轻轻应了一声，心里暗想：“他雷震春虽也是个名将，又是袁世凯的心腹，只是……徐世昌觉得雷震春声望并不高，号召力还不足以统领各军。”

“五哥，”徐世良还是那样亲昵：“督军们原本想搞个督军团。一来‘团’声威不大，二来雷震春也担当不起如此重任，故而想改为陆海军大元帅。这大元帅，大家公推由你来担任。你看如何？”

“我来当元帅！？”徐世昌猛然激动了，激动得不知怎么回答。

徐世昌十分留恋他失去的国务卿高位，但那毕竟是失去了。现在，能有一个元帅当当，那当然是不错的。但他又感到有些犹豫。

徐世昌虽然也曾霸踞东三省，曾作过国务卿，但他明白，真正属他指挥的兵力，并不强大。即使他做了大元帅，能否统帅得了军队？他还没有十分把握……。

徐世良动员徐世昌出任大元帅一事，被段祺瑞的“小扇子军师”徐树铮知道了，他觉得果真如此，对皖系势力不太有利。于是，便邀徐世昌的得意门生王揖唐来见徐世昌。

王揖唐和徐世昌一照面，便开门见山地说：“老师，以门生愚见，大元帅职最好谢辞。”徐树铮也在一旁插话：“凭您老的威望，作大元帅，自是顶合适不过了。不过，如其今年屈就陆海军大元帅，倒不如等明年竞选总统。而且，当选总统，是决无问题的。”

徐世昌沉默了，他要算算这笔帐：是大元帅好呢，还是大总统好？是大元帅容易到手呢，还是大总统容易到手？

徐州，只有张勋的辫子兵；统帅这支辫子兵，赶走黎宋卿，而后“夺”得总统，虽不失为一策，但却是一条曲折、迂回的道路；弄不好，还会惹得国人唾骂——因为黎元洪毕竟是民主共和的总统，推翻他实属“事出无由”。若是通过竞选捞到大总统，则名正言顺，天经地义。

王揖唐见徐世昌眉头紧锁，乘机说道：“竞选所需的联络和招待议员的一切费用，我可以设法在盐务方面筹拨，不用老师操心。”

“对，我不能落千古骂名。”徐世昌明确地向徐树铮和王揖唐表示：“听命二位，决不去就大元帅之职！”

话说张勋复辟失败后，北京有两股半主要势力，即：段祺瑞的皖系、曹锟的直系，这算两雄；张作霖的奉系算半雄。三派系争雄，大家达成一个“君子协定”，请局外人出来主政。这个人选，就落到了徐世昌的身上。

徐世昌就任大总统时，是64岁。表面上他这个大总统是由安福国会^①选举的，实际上是由直、皖两家势力支撑起来的。徐世昌本来想安安稳稳地当几年“文治”总统，以洗刷北洋各派政府在人民中间造成的恶劣影响。他在总统府内设有“晚晴簃”诗社，每逢星期日便召集一些清廷遗臣和社会名流，饮酒赋诗。并且还操持兴办了“画学研究会”，研究国

^① 安福国会即在段祺瑞指使下，由王揖唐主持在北京安福胡同内组织的国会，王揖唐为议长。